



重阳糕香, 思念悠长……

□ 作者: 刁李娟

秋风萧萧, 层林尽染。在最美的季节, 约三五好友, 登山望远, 品菊花酒, 尝重阳糕, 念诗作赋。

喜欢孟浩然的《秋登兰山寄张五》, “北山白云里, 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 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 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 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 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 共醉重阳节。”诗人对挚友思念情深。我在幸运自己有好友相伴的快乐之余却对已故的奶奶怀念不已。

自小到大食用过大大小小的糕点不计其数, 唯独最喜奶奶的手艺。重阳节一大早, 奶奶便开始忙碌。我尚年幼, 帮不上什么忙, 只是围绕在她身边。见她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慈眉善目的脸庞泛着红润, 笑盈盈地将糯米粉、糯米粉与水一起搅拌, 时不时添加些许白砂糖。当把米粉揉成团, 用手指一搓立马恢复成粉状时, 她转过头温柔地对我说, “妮子, 搅拌妥当了, 下面做什么呢?” “奶奶, 得筛成细粉了。”

我肯定道, “咱家的妮子就是聪明, 以前见奶奶做过一次, 就记得了, 真棒! 等糕做好了, 妮子第一个吃。” “好哩! 奶奶真好!” 我抱抱奶奶, 然后屁颠屁颠地跑去玩玩具, 因为过筛后的米粉盖上保鲜膜后得静置一小时。

玩腻了玩具, 再过来看奶奶将米粉放入模具, 造型有各种形状可选, 奶奶总让我第一个挑。紧接着奶奶将米粉连同模具一起放入蒸锅, 约十分钟后将重阳糕取出翻面。我嚷嚷着吃枣子桂花味的, 奶奶笑眯眯地“备了, 备了, 前两天就买了红枣了。” 但见奶奶将半个红枣嵌入粉体, 最后撒上自家种的桂花。继续蒸十分钟, 锅盖一掀, 热气腾腾中桂花的清香, 红枣的醇香混合着扑面而来。

吃重阳糕得有仪式感, 我与奶奶一起剪裁五彩彩纸, 变换出十来个三角形, 粘贴在竹签上, 将一把把旗子插入重阳糕。我捧着糕让小旗子迎风飘扬, 咬一口, 软糯可口, 甜甜蜜蜜, 满口幸福的滋味。我总是全家第一个吃糕的, 哥哥只

能排第二, 我晓得奶奶最疼我, 奶奶说我最可爱。其实长大后才知晓, 是因为哥哥总让我。

后来长大了, 外出求学、工作, 重阳节也基本都在异乡度过, 奶奶的糕点唯有过年时才得以品尝。如今想来, 每逢重阳, 想念真不如朝夕相见。奶奶已故多年, 然而她老人家的手艺却被我学得。除了给家人做份重阳糕, 我也会在每年的重阳时节将糕送去敬老院。由于不少老年人不宜多食糖油, 所以我也特意做些不含猪油、不加糖的椒盐口味, 我依然会插上五彩纸旗。每次看到老人们品尝着我做的重阳糕, 露出那满足和幸福的神情时, 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快乐。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我想念着那个慈祥的奶奶, 想念她的笑容和那甜甜的糕点。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她的爱和她的手艺将永远陪伴着我。这或许就是人生吧, 有些人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们的爱和记忆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 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奇妙和爱的力量。

重阳节里 “住着” 故事爷爷



□ 作者: 马海霞

我上小学时, 学校每年重阳节都安排学生为村里五保户和军属家庭打扫卫生。我上三年级那年重阳节, 我们小队被安排去五保户孙爷爷家打扫院落。那天学校提前放学了, 我和同学们拿着笤帚和簸箕来到了孙爷爷家。推开大门却犯了愁, 孙爷爷家的院子一片落叶也没有, 一看就是刚扫过的样子。

小队长提议, 没有落叶我们也扫, 扫了就是做好事。于是我们挥舞起笤帚开始扫院子, 正扫得热情高涨, 孙爷爷推门出来了, 让我们别扫了, 再扫就把他家院子扫“矮”了。孙爷爷这样说, 我们也不好意思起来。有同学建议给孙爷爷擦玻璃, 可孙爷爷说, 玻璃不用擦, 过几天天冷了, 他就要用塑料布把窗户糊上了。

那时的我们, 将老师说的话奉为“圣旨”, 老师让重阳节为孙爷爷扫院子献爱心, 可我们无“院”可扫, 爱心就献不了。正当我们打算回学校汇报老师时, 孙爷爷笑着问我们, 你们扫一个院子需要多长时间呀?

小队长说, 怎么也得半个小时吧。孙爷爷和我们商量, 不如坐下和他谈半个小时的话, 明天由他告诉老师, 我们给他扫院子了。

那天, 我们围着孙爷爷坐下, 孙爷爷还拿出栗子和葵花籽给我们吃。孙爷爷喜欢看书, 他肚子里装满了故事, 他给我们讲西游记, 我们

听入了迷,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天快黑了, 孙爷爷让我们赶紧回家, 若第二天还想听故事, 放了他再来他家, 他还要给我们烤红薯吃呢。第二天放了学, 我们小队队员结伴又去了孙爷爷家, 趁着我们做作业的工夫, 孙爷爷便把红薯烤上了, 等作业做完了, 红薯也就熟了。我们一边吃红薯一边听孙爷爷讲故事。就这样, 孙爷爷一手故事一手红薯, 勾着我们每天放学都往他家里跑。父母也愿意我们去孙爷爷家, 有人管着总比到处疯跑强。

有时家里做了好吃的, 父母也差我们给孙爷爷送点儿去, 乡亲也是越走越亲, 我们俨然和孙爷爷成了一家人。孙爷爷的故事总也讲不完, 西游记、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他家成了我们的故事书坊。

我上中学后, 孙爷爷住进了敬老院, 离我们村五里路, 记得有一年重阳节, 我和几个同学相约去敬老院看望孙爷爷, 聊起过去, 我们忽然感慨, 那些年总去麻烦孙爷爷, 却从未给他扫过一次院子……

孙爷爷说, 人老了就怕孤独, 他无儿无女, 我们当年的陪伴就是最好的爱心。

其实我们也得感谢孙爷爷, 他和他的故事陪伴了我们的童年, 让一个个灰扑扑的日子散发出暖意和微光, 美丽了回忆, 丰富了流年。



父亲的菊花海



□ 作者: 鞠永亮

九九重阳, 秋风送爽。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童真的年代, 那片开满野菊花的山坡, 那段与父亲共度的时光。

每年的重阳节, 父亲总会带我去登高赏菊。沿途总有无尽的风光吸引着我, 那高大挺拔的树木, 青翠欲滴的野草, 地上蹦跶的蚱蜢, 山间盛开的小花……我一路走走停停, 看看这个, 玩玩那个, 刚开始倒也不觉得疲惫。不一会儿工夫, 我便累得气喘吁吁, 双腿酸软无力, 真想一屁股坐下。父亲不断地鼓励我: “加油, 最美的风光在山顶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到达了山顶。眼前一片开阔, 大片大片的野菊花傲然怒放, 形成一片花的海洋。她们挨挨挤挤, 千娇百媚, 似乎在开选美大会, 又好似在亲密地低语。放眼望去, 山间云雾缭绕, 树啊, 房子啊, 似乎笼上了一层轻纱, 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

清风徐来, 花香四溢, 顿觉神清气爽。婀娜多姿的菊花仙子们也随着秋风翩翩起舞, 那优美的舞姿捕捉住了我清亮的目光。我欣喜地奔过去, 想把这迷人的美丽与醉人的芬芳带回家。全然忘了刚才登山的劳

累, 我喜滋滋地采摘着开得最娇艳的花朵。一朵、两朵、三朵……一会儿工夫便采了一大把。父亲也帮着采, 他弯下腰, 采得那么认真, 似乎想把整个秋天都采下来送给我。

看着父亲正全神贯注地采着野菊花, 调皮的我突然任性大发。我悄悄地走到父亲跟前, 挑选出几朵娇艳欲滴的菊花, 小心翼翼地插在父亲的耳边。一心帮我采花的父亲居然没发觉, 仍在一丝不苟地采摘着。我端详着这别出心裁的装饰品, 为自己的奇思妙想得意不已。此时, 耳边插着野菊花的父亲显得那么滑稽可笑, 像盛装打扮的新娘子。“新娘子来喽!” 我忍不住大叫, 同时爆发出一阵恶作剧的大笑……

父亲终于发现了耳间的野菊花, 也忍不住呵呵地笑起来。他总是任由我胡闹, 没有丝毫的生气, 还是一丝不苟地为我挑选、采摘着野菊花。直到他那双大手和我这双小手都已经捧不住了, 我们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

回到家, 三分钟热情的我把辛苦采来的野菊花随手扔到一边就去疯玩了, 父亲却默默地找来玻璃

瓶, 清洗干净, 灌上大半瓶水, 将一大束菊花小心翼翼地插进瓶中, 还细心地摆弄成漂亮的造型。菊花们似乎得到了爱的滋养与灌溉, 扬眉吐气地舒枝展叶, 肆意张扬地吐露芬芳。接下来的几天, 父亲总会按时给花儿们换上清水, 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地照顾她们, 似乎只为了她们的娇艳能装点他宝贝女儿的眼睛, 她们的芬芳能愉悦女儿的心情……

如今回想起来, 幼时的重阳节却被疼我爱我的父亲生生过成了儿童节, 直到读书时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直到多年后长大成人, 直到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重阳节是敬老节, 我才开始在这一天陪着年迈的父母登高望远、赏菊采菊, 我才学会在这一天为父母准备礼物, 对他们说声节日快乐!

又到重阳节, 父亲却已离开我们多年, 我再也不能对他说声节日快乐, 再也不能为他准备节日礼物, 再也不能陪他登高赏菊, 然而, 在我心中, 那片菊花海永远不会凋谢……



向阳而生。 盛近摄



金蕊泛流霞。 张雨义摄

如父的长兄



□ 作者: 刘德俊

1969年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1970年4月, 滁县军分区给在卫生所任军医的大哥刘德厚一名招“兵”的名额, 大哥大嫂考虑再三, 让我的姐姐到建设兵团, 我是男孩, 还有机会去当兵。实际上我1968年就去来安县新安镇参加征兵体检了, 那年城市66届、67届初中毕业生都可以应征入伍, 唯有1968年初高中生未毕业, 有规定这些城市学生不得到部队当兵, 我想走进军营也就泡汤了。大哥拿到了招“兵”介绍信, 急忙火地坐火车到芜湖, 由芜湖坐小火轮到繁昌荻港, 又坐摆渡的小船到我们下放的无为县新沟公社汪厂大队中垅生产队。

长江边的4月正是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这天是阴天, 生产队没有安排农活, 我带着铲子在田埂上挖野芦蒿, 准备中午的蔬菜。忽然队里有人喊我, 说我家来人, 是位解放军。我不挖野芦蒿了, 急忙往中垅队我们住的地方赶, 进屋看到了大哥, 激动得快掉眼泪。满屋子的人看见大哥穿着军装来到长江边这个不起眼的村庄, 既稀奇又自豪。大哥带着姐姐已经和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说了调走的事, 他们异口同声, 满口答应, 都为我的姐姐能去建设兵团而感到高兴。

中午, 大哥将他买的猪肉红烧了, 加上我挖的老得难以嚼碎的芦蒿, 草草地吃了顿午饭, 又带着我和姐姐急忙往新沟公社赶, 给姐姐转户口, 十几里的路, 我们个把小时就赶到了, 拿出介绍信, 公社很快就给转好了户口。回到中垅生产队, 姐姐整理好她的东西, 我们又顺着新沟江堤往无为城里赶。4月江水上涨, 住在江边的人用网捕鱼, 有一村民打到了鲟鱼, 大哥花三块多钱买了一条。从汪厂大队走到泥汉, 从泥汉走到神塘, 天已经黑了。还好, 神塘有水路通往王福渡, 大哥和船主谈了每人四毛钱的运费, 坐上一条小船, 船主划船, 使我们三人少走了几十里路。

第二天, 大哥和我们回到了城里住的刘家祠堂, 借了邻居家的锅灶, 将鲟鱼红烧吃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鲟鱼, 现在长江已难见鲟鱼了。接着, 大哥又带着我们, 到老家的山头生产队, 看了家族的长辈, 跟队里的队长指导员说好了, 将我的户口从新沟公社转到山头队, 过渡到下半年征兵时, 让我去当兵。

姐姐到了生产建设兵团, 分到驻扎在原天长县牧马湖的二师九团, 就是现在的大圩农场, 她每月拿26元工资, 接济我10元, 直至我走进部队营房。

我从新沟转入山头队, 每天劳动记七分。从4月底到12月, 我在山头生产队待了七个多月。年底征兵开始了, 我参加了檀树公社应征青年征兵体检, 12月底在大哥的帮助下, 如愿穿上军装。

长兄如父。我的父亲去世早, 大哥一直罩着他下面的弟弟妹妹, 他和二哥在合肥读大学, 自己不回家, 将获得的奖学金给二哥作路费, 让他回无为过春节、过寒暑假。毕业工作后, 发了工资就接济母亲和我们, 使我们的生活和学费有了经济来源。现在, 我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但每每想到他对我们的好, 眼泪总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